

A decorative border with a repeating floral and scrollwork pattern in a reddish-brown color, framing the central text area.

沫若小說戲曲集

郭沫若著

上海四馬路

光華書局印行

1932

沫若小說戲曲集

目次

第一部.....塔

1. Lobenicht的塔
2. 鵲鵲
3. 函谷關
4. 葉羅提的墓
5. 萬引
6. 陽春別
7. 喀爾美羅姑娘

第二部.....落葉

第三部.....漂流三部曲

1. 歧路
2. 煉獄
3. 十字架

4. 行路難

第四部.....後悔

1. 到宜興去
2. 尚儒村
3. 百合與蕃茄
4. 亭子間中
5. 後悔
6. 湖心亭
7. 矛盾的調和

第五部.....山中雜記

1. 菩提樹下
2. 三詩人之死
3. 芭蕉花
4. 鉄盃
5. 鷄鵲
6. 人力以上
7. 賣書
8. 曼陀羅花
9. 紅瓜

10. 路畔的薔薇
11. 夕暮
12. 水墨畫
13. 山茶花
14. 墓
15. 白髮
16. 牧羊哀話
17. 殘春
18. 今津記遊
19. 月蝕

第六部……………女神及叛逆的女性

1. 女神之再生
2. 湘累
3. 棠棣之花
4. 廣寒宮
5. 王昭君
6. 卓文君
7. 聶嫫

Löbenicht的塔

—

一七八七年的初夏，老教授康德已經滿了六十三歲了。這是他第一批判書出版後的第七年，他正在從事於第二批判書的制作的時候。

在這時候康德教授已經買了一座房子，在奎滄司堡(Königsberg)城外的公主街(Prinzessin st.)上。房子是古風的兩層樓的建築，總共有八間房舍。樓下是大廳，廚房和女僕的居室；樓上，一邊

是寢室和食堂，一邊是書房和會客室。還有一間屋頂小房，便是老僕朗培(Lampe)的住處了。

康德教授在好些年辰以前，便把日常生活定來如像數學方程式一樣規整了。他十點鐘就睡，五點鐘起床，夜間只睡七個鐘點。在他起床之前十五分鐘老僕朗培定要來叫醒他，他不起床時，朗培是不能離開他的床畔的。

二

這一天清晨，正是四點四十五分的時候。老僕朗培從屋頂小房走下，走進了康德教授的寢室裏來。寢室正中安放着一張寢床，床畔有一個置燈台的小桌，放衣服の木櫥，除此而外四壁都堆着些書籍。東面唯一的一垛玻窗，玻片已經污穢成半透明體了。燈火已經熄滅，室裏的空氣是異常滯鬱。

朗培走到床前，用手把蚊帳捲起來，一個正三角形的顏面側睡在枕上，枕邊展放着一本書，是盧梭的有名的小說愛米爾(Emile)

——先生，先生！起床的時候了！

朗培叫了起來，但是他的主人不動。他只得又叫了幾聲，只是他的主人從鼻孔裏哼了一下；打個翻身又轉向後面去睡着了。

朗培沒法只得用手去推動他，好容易纔把他主人推醒了；但是等他抬起半身來，搓了搓眼睛，接連打了幾個呵欠之後，又倒下床去了。

——不行，不行！你今朝會攪遲，你會自己破壞了你的規則。

——今朝饒我一次罷，我是沒有睡足，我昨天晚上讀了愛米爾，弄到十二點後纔睡了。

——不行，不行！你不守你自己的規則，我不能不遵守你的命令。

康德沒法，只得起了床來，蹣着拖鞋，便走出房門去了。朗培在他背後替他開了窗門，流通空氣。

三

康德嗜讀愛米爾並不是徒作消遣；這部書在他的精神上要算是重生的父母呢。

他自己說過：他從前只是一個學究，他爲智識階級所迫，不足時覺着好奇心的不安，有進步時便覺得滿足。他那時以學問爲人類的光榮，他鄙屑一切無知的庸衆。……但是盧梭把他引回了正路來，那種盲目的偏重從他心頭消逝，他知道尊敬人，他知道使他的探求在人權的恢復上不想有甚麼貢獻時，他會比尋常的工人還要沒有用處。

他是這樣地尊敬盧梭。盧梭的書他大概都是讀過。二十年前愛米爾纔出世的時候，他讀得幾至廢寢忘餐，請義遲延了幾天，把每天午後七點鐘所慣行的一個鐘頭的哲學路(Philosophische Gang)上的散步都中止了。他的數學方程式一樣規整的生活，就這樣破壞過一次。

他平生所最尊敬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牛頓，一個便是盧梭。牛頓指示了他以頭上的星空，盧梭指示了他以心中的道德律。

他在七年以前把他前半生的科學的研究傾注於第一批判書以來，他現在正在從事於實踐理性的批判；但他在最近一月以來不知道怎樣他的思

想總是不能統一，他好像失却了他的目標一樣。智識慾望的抬頭和實踐理性的優越感，這是苦惱着他的兩個刑具，他近來漸漸煩燥得不堪忍耐了。

他回憶起二十年前讀愛米爾時候的那種陶醉的神情，那種受着甚深的啓發的靈韻，不禁自行欣羨起來。他在昨天晚上散步回來之後，又重把愛米爾來翻閱，不知不覺之間竟讀過了夜半，他纔疲倦着入了睡鄉；到朗培來喚醒他時，他不過纔僅僅睡了四個鐘頭的光景。

四

他經不起朗培的催促終竟起了床來，但他煩亂的腦經因為睡眠不足的原故愈加煩亂。他隱隱惱恨着朗培的不通方圓，他想發一陣脾氣，但又苦於沒有事情借口。

他起床後素來是不脫寢衣和寢帽的，他在寢帽上面還要加上一頂三角形的風帽。

他走下樓去盥漱畢了，又上樓走進他的書房。他這書房有兩堵窗子：一堵南向，一堵東向，窗下

各有——張書桌，上面堆着許多書籍和稿件。幾張小小的坐椅。西面的壁上掛着一張盧梭的肖像——這是他書房中的唯一的裝飾品呢，下面放着一張麻布面的棧發。北面一個木櫥，壁上釘着寒暖計和晴雨表。

他從西北隅的狹門走進書房，先去推開了東窗。遠遠的天上正湧着一片紅霞，太陽是準備着上昇的時候了。城裏的尖塔參差地聳在天空，有多少已受着太陽的第一光箭。城下的濠水碧綠而帶黝黑的神情，幾隻白鵝徐徐地在水上浮泳。樓下的小園中幾叢玫瑰寂寞地開着些粉紅的鮮花，東南角上的一株無花果上，拇指般大的果實安睡在厚肥的碧葉下面。一切都很自然而平和，只有庫德教授的腦中却好像藏着了一座火山的光景。

他又去開開南窗，劈頭看見鄰家的一排白楊樹：這排樹漸漸長過了窗眼，遠方的景色連甚麼也不能看見了。

——啊，你這濫而無用的樹林！你把我的視線完全遮蔽了！

他腦中的火山尋着發洩的機會了。他大聲叫道：

——朗培！朗培！……

但他話未出口的時候，朗培捧着兩杯茶已從狹門走了進來。——這兩杯茶便是康德教授清晨的早餐，他不飲咖啡，他以爲有傷衛生，就如像他太飲啤酒一樣。

朗培把茶放在東窗下的桌上，問道：

——先生，你有甚麼吩咐嗎？

——朗培！你去向鄰舍說：叫他們把那白楊樹斫了！那東西真可惡，擋着了我的眼睛。

朗培遲疑着有想要抗議的神情，教授接着制止他說：

——你不用多話，你快去叫他們斫了！我便出多少錢也可以！

——啊，你又來！……朗培心中很想這樣說，但他深知道他主人的頑固的性情，他不再抗辯，只得連聲說去向鄰人交涉，便匆匆走下樓去。

五

——我們又要搬家了！噯，我們又要搬家了！

朗培走下樓來在櫥房中向着女僕訴苦。

——怎麼呢？這家房子我們的主人不是說纔買好不久的嗎？住得好好的，麼麼又要搬家？

說這話的女僕已經是中年以上的婦人，她很好潔淨；別人稱讚她，說是進了康德教授的住家，聞不出甚麼煙火氣。

朗培歎息着只是搖頭：唉，唉，學者的脾氣怎只是這麼怪喇！

——據我看來，我們主人的脾氣是很好的。

——你纔來不久，你還不十分知道。他的脾氣就和這一晌的天氣一樣，看看是上好的晴天，突然便要變的。他在樓上對我說：那鄰家的白楊樹障着他的眼睛，他教我去叫他們把來斫了。你想，這怎麼辦得到呢？別人家庭園裏的樹木是正要望牠暢茂的，誰肯白替別人斫伐呢？他說：他便出多少錢也可以。可惜鄰家的主人並不是木材商人啦！

——唉，真的嗎？這的確有幾分作難呢。怕我們的主人只是在和你說要罷？

——說要！你那曉得；他從前住在別人家裏的時候，因為小小的事情正不知道搬過多少次數家。他住在康達爾（Kanter）家裏的時候，鄰家有一隻雄雞在清晨和正午時分總要叫。這是無論甚麼地方的雞都是要叫的，在我聽來，雞叫的聲音倒是很有悠閑不迫的樣子，但是我們教授却聽得不耐煩，他結局叫我去和鄰家商量，教他們把那隻雞讓出來，我們便出多少重價都可以。但是鄰家的人說：雞是再不會吵人的，假使雞會吵人，那四處都是雞，便買也不勝其買。他終不肯把雞讓出來，我們教授只得自己讓步，又纔搬到奧克森馬克（Ochsenmarkt）去了。那回的事情恰好和這回的事情相像，但這回比那回更難。那回只是一隻雞，也還沒有辦到；這回却是一排白楊樹林，誰個肯輕容易替你斫掉呢？況且這回住的是自家的房子，萬一交涉辦不好，難道又把房子來變賣了嗎？啊，我們是準定要搬家的，我們是準定要搬家的，我也不想去交涉，徒去

自丟面子！……

——說不定可以成功呢。前回監獄裏的囚人唱歌，我們的主人不是寫了一封信去，便把他們禁止了嗎？

——唉，那回又不同。那回是奎涅司堡的市長希培爾（HipPel）先生的好意。這希培爾先生是我們教授在大學堂教過的學生呢。我們的鄰居又不是他的弟子。

——鄰家的太太人很厚，她時常關心我們的主人。她見了我便要問我們主人的安否。我看，那太太倒好說話，等我去和她商量一下，你看可不可以呢？

女僕的話解救了朗培的倒懸。他絕望了的眼光突然又閃起希望來。他接着說道：

——唔，唔，不錯，不錯。這樣的家庭外交康是該你們女流辦的。你去看一看罷，或者希望也說不定。

朗培說了，稍微放開了愁腸。他開始吃起他的麵包。

六

康德教授在朗培下樓去後，心裏覺得舒暢了好些，他的憤懣向着白楊發洩了，同時他看見朗培有幾分艱澀的神情，他也好像得了幾分報仇的快意。

他照例喝了兩杯淡茶，又吸了一管煙草，——他這煙草照例是只吸一管，不再多吸的。

這烟草和淡茶的効力也儘足以從老人的腦中驅去殘留未盡的睡眠，他坐在東窗下，埋頭從事他講義的編述了。……

今天的講義是地文地理(Physische Geographie)，在講中國的事情。他的書案上有馬可波羅的旅行記，福魯特爾(Voltaire)的哲學辭書和他所譯的一種元曲。另外還有些宣教師的旅行報告之類。

他敘述到中國人的學術 敘述到孔子的“仁義”上來。

——這“仁”字怕就是我說的“善良的意志”

罷？這“義”字怕就是我所說的“內在的道德律”罷？
中國怕是承認着“實踐理性的優越”的國家？

這些疑問被他犀利的直觀喚醒了起來，但他苦於無充分的考據以作他的證明，他結局只是嘆息道：

——噯，關於中國的事情，便據最近旅行家的報告，連半分也不會知道。

這時候太陽已經照進窗來。康德停了他的筆述，站立起來走回寢室裏去。他在這兒換了寢衣。脫了寢帽，另外換了一身灰色的衣服。……

停不一會街上的人看見這位老教授把頭偏在右邊，埋着，從門前走過的時候，他們都爭着說道：

——七點鐘了，七點鐘了。康德教授上大學去了。

鐘表停了的又從新上好，或遲或快了的都撥正了起來；康德教授的日常生活在他們看來就好像白日經天，比他們所有的鐘表還要規整一樣。

七